

由《水經注》看酈道元的人道人文關懷

張蓓蓓*

摘 要

酈道元《水經注》中，除了關於水道形勢、方位、流向、流域等自然地理的記敘外，還有大量的人文敘寫。這些筆墨，與一般方志中誇示地方特色的人文地理內容尚不全同，不僅有史地沿革、人物、產物、風物、文物，還有若干酈氏或有意或無意寫入的內容；透過這些內容，酈氏通雅的思想與情懷實已充分展現。故《水經注》實不只是地理名作，或中古史地的寶庫，更是研究中古人文及酈道元思想的重要參考。

本文認定醇厚的人道人文關懷是酈道元作書的顯著特質，其人道人文關懷無所不在，然而在以下五面向中有更突出的表現：

一、酈道元雖身處北朝，為政威猛，但對漢魏六朝文學皆多接觸，尤其對富含地理刻劃的賦篇更為賞愛。文學名著尤其是辭賦的適切引用，是《水經注》引人注目的第一個特點。

二、中古時代南方玄學、美學、山水文學俱興。除了寫繪山水，他對當代特殊哲思、美感的吸收汲引，是《水經注》引人注目的第二個特點。

三、酈道元對水利、水害、國計民生的極度關懷，展現出儒吏具體切實的經世濟民理想，是《水經注》引人注目的第三個特點。他主張治水不應違背自然，又注意治水第一手資料，尤有所見。

四、酈道元經常記載水邊傳奇故事，別具隻眼，顯有道德取向與教化意味，是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水經注》引人注目的第四個特點。

五、酈道元面對天地鬼神問題所展現的理性、人道立場，非同時人士所及，是《水經注》引人注目的第五個特點。

關鍵詞：酈道元、《水經注》、人文關懷、人道精神、水利

To Examine Li Dao-Yuan's Humanitarian Tendencies and Attention to Humanities in *Shui Jing Zhu*

Chang Pei-Pe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Shui Jing Zhu*, apart from describing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waterways such as the terrain, flow, tributaries and drainage basins, there was also copious documentation of the socio-cultural geography. These writings are further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ommonplace accounts of local highlights, to include heritage, people, products, culture, and artifacts. These, along with perhaps incidental commentaries on other subjects, fully reveal Li's range and depth as a refined cultural scholar of Humanities, and a humanitarian. Therefore *Shui Jing Zhu* is not only a classical masterpiece in natural geography and its contemporaneous histories, but a valuable reference book in studies into Chinese medieval humanities.

This report will not only concentrate on the prevalence of these contents in Li's scholarship, it will seek to identify th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ve following areas:

- I. Being an effective official who served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Li nonetheless was well-versed in literatures of Han, 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He showed particular interest in poetic writings that containe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Using appropriate quotes from literary classics to accentuate his geographical documentation was the first striking characteristic of *Shui Jing Zhu*.

- II. Chinese medieval Southern Dynasties saw much development in Mysticism, artistic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expressions to admire sceneries. Li applied contemporaneous philosophies and aesthetics in his description of the landscapes, to great effect.
- III. Li as a scholar-official discussed policy considerations buttressing the socie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on subjects such as flood control and hydro-engineering, where h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first-hand local experiments, and opposed to un-natural approaches.
- IV. Li recorded many water-side legends. His choosing of material was predicated on his moral orientation and rational judgment, so as to produce positive influences.
- V. Li demonstrated ability to reason and a humanitarian standing ahead of his time, toward many questions of the preternatural and spiritual.

Keywords: Dao-Yuan Li, *Shui Jing Zhu*, Scholar of Humanities, humanitarian, hydro-engineering.

由《水經注》看酈道元的人道人文關懷¹

張蓓蓓

前言

《水經》是中國早期的自然地理名著。它的記載專以水道為對象，記出中國大地上一百三十七條河流的位置，記出每一條河流的發源、流向、盤曲的流程，以迄其最後的歸注之處。山和水是大地上最鮮明的印記，戰國時已經有《山海經》的撰作²，則漢人發願記敘中國的主要河流也是極自然的事情。《水經》的作者，《唐六典》明指是西漢成帝時的地理學家桑欽³；然清代學者發現《水經》記敘河流經過的地點時，所用地名有些已是曹魏的地名，則《水經》是否仍可繫屬於桑欽名下便大有疑問了。《四庫提要》云：「《水經》作者，……大抵三國時人。」⁴或是。這部《水經》，在北魏時由酈道元（?-527）為之作《注》，成為三十萬言的巨構。不但補記小水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條⁵，並且在河流方位、流域的基礎上，大量添進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區域地理、沿革地理、歷史、人物、產物、風物、文物……種種記敘，使得《水經注》成為一部最廣義的地理著作⁶，也成為中國中古時期十分

¹ 本文原名〈水經注的人文精神〉，曾於2009年12月在韓國漢陽大學主辦之「第一屆亞太人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現經修訂重行發表，特此說明。

² 《山海經》相傳出唐虞之際，不可信。一般認為《山海經》成書於戰國時。請參袁珂，〈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附錄於《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497。

³ 《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云：「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見《唐六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595，卷7，頁81。

⁴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史部，地理類二，冊3，卷69，頁1443。

⁵ 仍見《唐六典》，同註3。

⁶ 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云：「在歷史地理學方面，……這些文獻在幅度和體系的廣大性上看，也許沒有任何國家足與中國媲美。……酈道元約在西元510年刊行的著名之《水經注》即其一例。」見李約

重要的文史資料寶庫⁷。

酈道元所以能夠完成如此巨構，有賴於客觀與主觀因素的挹注促成。客觀因素主要是六朝地理學大盛，地理著作極多，大可取資；明朱謀埠《水經注箋·序》云：

《禹貢》而下，志地者迄於齊、梁至二百四十四家，陸澄、任昉先後撰集為《地理書》⁸，極為賅博。……掇彼菁英，豈不誠為六朝異書哉！⁹

主觀因素則涉及酈道元的個人特質。當代酈學家陳橋驛先生曾以「中國的自然之愛」一語形容酈道元¹⁰，並謂：

用什麼理由來解釋他在山川描寫中的非凡成就？……主要應歸功於他的感情，他對於祖國的自然之愛的真摯感情。¹¹

感情誠然是酈道元著書的強大動力，然而通觀《水經注》全書，筆者認為酈氏更明顯的特質是他醇厚的人道人文關懷。水邊開展的一切人事人文，都能感蕩其心靈，牽動其情懷，讓他在每一個時空裡，都能與不同的人物同情共感，釋放出強烈的人道人文之愛。如此濃郁的人文氣息，人道精神，竊以為才是《水經注》最引人入勝的特點，也是《水經注》非凡成就的基石。《水經注》因此也成為關注中古人文及酈道元思想的重要參考。

上引陳橋驛氏《酈道元評傳》可視為大陸學界研究酈道元的典範著作。陳著除以「愛國主義者」及「地理學家」定位酈道元外，亦曾大略涉及酈道元的思想。然

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冊1，〈6、歷史介紹〉，頁228。

⁷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十一節論《水經注》為中國史學名著之一，且云：「《水經注》固然是一部地理書，實際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歷史書。我們要講中國古史的水上交通、物產、文化種種變遷，這部書關係非常之大。」見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公司，1998），冊33，頁180。

⁸ 陸澄輯一百六十家書為《地理書》，任昉輯二百四十四家書為《地記》，皆見《隋書·經籍志》著錄。參見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33，頁983。

⁹ 原文較繁，此文乃汪辟疆氏節取者，義亦較顯。見汪辟疆，〈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收於臺北中華書局版（1971）楊、熊合撰《水經注疏》之卷首，以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版（1999）楊、熊合撰《水經注疏》之附錄。此引後者，見冊下，頁3454。

¹⁰ 此語原出美國學者施瓦茨，原以形容明人徐霞客，陳氏借以指謂酈道元。見陳橋驛，《酈道元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42。按，酈、徐不同。此語可以說徐氏，說酈氏則不盡合宜。

¹¹ 同上註，頁51。

而陳氏所標舉的重點如「人定勝天」、「不信鬼神」等¹²，竊以爲皆過偏於酈道元的科學精神，而不能正視酈氏在中國深厚人文傳統下長養的人道人文關懷。本文之作，則欲由此方向更進一解，以爲研究酈學之一助。

酈道元的人道人文關懷無所不在，然而在某幾個面向中似乎有更突出的表現，讀者在其筆下能清楚照見人道人文之美，也幾乎能感應到酈氏強烈的感情。以下即分節略加申說。

—

《水經》首河水。黃河爲四瀆之一，見稱中國的母親河，故酈道元既引《春秋考異郵》稱其「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又引《桓譚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¹³黃河相傳出昆侖山，入海後重源潛發，復回流重出於積石山，始成爲中國境內之大河。對此浩浩湯湯的黃河及其發源傳說，酈道元顯得不勝景慕之至，〈河水注〉引成公子安〈大河賦〉曰：

覽百川之宏壯，莫尚美於黃河。潛昆侖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¹⁴

同篇又引徐幹〈齊都賦〉曰：

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昆侖。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

¹⁵

同篇又引應瑒〈靈河賦〉曰：

資靈川之遐源，出昆侖之神丘。涉津洛之阪泉，播九道於中州。¹⁶

¹² 皆見陳書〈目錄〉，同上註，頁1。

¹³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1，頁6及7。以下皆用此本。

¹⁴ 《水經注疏》卷1，頁67。

¹⁵ 《水經注疏》卷1，頁7。

¹⁶ 《水經注疏》卷5，頁393。

在其意下，似乎只有如此精美的文學作品，才能把黃河的偉大氣概妝點出來。酈氏經常引用文學作品，特別是描摹細緻的辭賦，來刻寫水勢、水景、水文，使自然的景觀和人文的題詠相映成趣，合為雙美。文學家感性的敘述和夸飾的筆法給自然帶上了一抹人文的色彩，甚至使得千古之下未能身歷其境的讀者也能神遊其中。文學之妙，有如此者。辭賦本以「體物」為特長¹⁷，以「雍容」為標格¹⁸，從容摹寫，翰藻翩翩；對一位重視真實性的地理學家而言，賦大概是最能引起其共鳴的文學形式了。漢晉大賦經常仔細寫述景物形勢方位，頗具地理概念，此種特性明見於左思的自白中，〈三都賦序〉中即自稱：「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¹⁹如此真實可據，又富文學之美，難怪能夠獲得酈氏的垂青。除了「潛昆侖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涉津洛之阪泉，播九道於中州」等句外，酈氏在〈漳水注〉中亦引王粲〈登樓賦〉云：「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²⁰在〈河水注〉中亦引潘岳〈西征賦〉云：「行於漫瀆之口，憩於曹陽之墟。」²¹都可見到酈氏以賦呈現地理之真和文學之美的用心。〈江水注〉中，酈氏也曾引用郭景純〈江賦〉來刻劃長江流經荆門、虎牙二山之間水勢湍急的情景：

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岸，荆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响而電激」者也。²²

山的屹岸、磐礴，配上水的九迴懸騰、雷响電激，短短二十八字，氣象全出，聲色並厲，安能不讓人印象深刻，回味再三？而長江此段的奇景也就在郭璞和酈道元的筆下得到了永恒。〈沔水注〉中，酈道元則借楊泉〈五湖賦〉標識出太湖的範圍及其周邊、湖中地貌地形：

楊泉〈五湖賦〉曰：「頭首無錫，足躡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太吳以當胸；

¹⁷ 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

¹⁸ 班固〈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雅也。」

¹⁹ 梁蕭統，《文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卷4，頁174。

²⁰ 《水經注疏》卷32，頁2702。

²¹ 《水經注疏》卷4，頁339。

²² 《水經注疏》卷34，頁2849。

岝嶺崔嵬，穹隆紆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逐。」用言湖之苞極也。²³

岝嶺、穹隆爲太湖東邊二山，大雷、小雷爲湖中二島山。楊泉以文學的想像及美趣將這一幅圖案鋪展開來，確是生動鮮活。〈澠水注〉中，酈道元先記澠水出於堯山，流注南陽，遂借張衡〈南都賦〉來櫟括南陽諸水的風貌：

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澠、澧、灤、澗，發源巖穴，布濩漫汗，滌沆洋溢，總括急趣，箭馳風疾」者也。²⁴

澧水、灤水等均見〈比水注〉，均與澠水相近。張衡以富有概括力及震撼力的修辭如「滌沆洋溢」、「箭馳風疾」來描摹諸水的廣布、盛滿、沈激、奔流，也間接寫出了南都的形勢佳勝。酈道元喜用文學作品來印證地理形勢、塑造鮮明印象，在〈河水注〉陝西一段中尤其展現得淋漓盡致：

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古語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踏，開而為兩。」……所謂「巨靈轟轟，首冠靈山」者也。……河水自潼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矣。歷北出東嶠，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嶮周固，衿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並吞諸侯」也。……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揚雄〈河東賦〉曰：「河靈攬踢，掌華蹈襄。」……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²⁵

表面看來，酈氏在寫繪陝西地理形勢時只兩引張衡〈西京賦〉和揚雄〈河東賦〉；事實上〈河水注〉述及巨靈開華山的傳說時，「巨靈轟轟，首冠靈山」之句取自左思〈吳都賦〉；述及函谷關天險時，除了張衡〈西京賦〉的「巖嶮周固，衿帶易守」外，他還採取張載〈劍閣銘〉的「秦得百二，並吞諸侯」之句以加強力道；述及潼關交通時，則採取了潘岳〈西征賦〉「泝黃巷以濟潼」之句²⁶。〈吳都賦〉本以說吳，〈劍閣銘〉本以說蜀，本來都與關中無涉；但由於彼此意趣相近，借以描摹，

²³ 《水經注疏》卷 29，頁 2443。

²⁴ 《水經注疏》卷 31，頁 2580。

²⁵ 《水經注疏》卷 4，頁 312-323。

²⁶ 皆見楊守敬、熊會貞《疏》文所考。按，今本〈吳都賦〉作「巨鼃」，不作「巨靈」。

正無不可。顯然酈道元對於這些寫繪山川形勝的名作都能熟讀成誦，才能在需要一個妙句以表述其感想時順手拈來，渾然天成。幾個妙句一加，平板的敘述便點化不同。酈氏對漢魏六朝名家名作的確相當熟悉，除了東晉名家如郭璞、袁宏、盧諶之作，他甚至還述及劉宋名家謝靈運的〈山居賦〉及謝惠連的〈雪賦〉等等作品²⁷；另外他也曾引及阮籍、張載、劉遺民等人的詩，甚至還提及劉宋時謝莊「常遊豫章，觀井賦詩」之事²⁸。凡此均足以證明其文學興味和人文修養。總之，古人的辭章之美，在《水經注》的記敘中不時閃現，的確使自然景觀因人文色彩的加入而鮮明化、精美化了。酈氏自己也著力寫繪山川形勝，可與古人爭輝，想必深受古人的感召吧！文學名作的適切引用，是《水經注》引人注目的第一個特點。

二

《水經》的記載相當枯燥，《水經注》則經常描寫美麗的山水景色。〈江水注〉中，他曾引用東晉袁山松《宜都山川記》中記述三峽風光後的一段感想：

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²⁹

袁山松既驚豔於得未嘗有的山水之美，又感歎昔人不言山水之美，誓言願做山水的千古知己。酈道元所以羅縷記下這一大篇告白，自是心有戚戚、深深共鳴。無怪《水經注》中出現了大量記述山水之美的筆墨。山水美的發現，代表美感意識的明朗，

²⁷ 參看陳靜儀，〈水經注引用辭賦之現象及其意義〉，刊《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2期（臺北：世新大學中文系，2006），頁97-124。

²⁸ 參看陳橋驛，〈水經注文獻錄〉，收《水經注研究二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398。

²⁹ 《水經注疏》卷34，頁2845。

是當代值得注意的重要文化現象³⁰。酈氏記山水，名篇迭出，早負盛名，茲不具論。在此願稍作補充者，是酈氏寫狀山水之時，並不只以「模山範水」³¹為務，而已受到東晉以來文學、哲學新風潮的影響，筆端經常流露深美的哲思。細按山水文學的興起，雖與魏晉隱逸山林、寄懷丘壑的時代風潮有關，其大盛卻須歸因於玄學的推轂。先是玄言詩人以山水發玄言，繼則山水詩人引玄思入山水，一輕一重，正相倒轉。故《文心·明詩》云：「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玄學眼光下，山水等如美妙的自然，遊覽山水正可「澄懷觀道」、「玄對山水」，³²既得審美之趣，又有悟道之功。另一方面，相對於拘束的「名教」，隨性自然的人性論也在此時代成為新尚。天地亦不外自然，自然而然，則近道矣。故嵇康〈釋私論〉云：「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³³玄學自然觀與自然人性論結合的結果，遊山玩水即成天人兩得的韻事，宋宗炳〈畫山水序〉云：「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應會感神，神超理得。」「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³⁴所言最精。是故玩賞山水足以解放性情，甚至悟道通玄，是中古時期重要的人生體悟，也是中古時期重要的思想突破。遊山玩水從此不是逃避，也不是寄託，而就是暢情達性的正當行為。這一見解，堪稱中國哲思的新猷³⁵，也大大促進了山水的愛好。酈道元寫山水時，顯然亦相當留意玩賞山水對於個人的正面功能，想必有意無意間已受到時代思潮的浸染；故在描寫山水景色之餘，他總是不忘指點其引動人情、發抒人性的妙用；如〈沮水注〉曰：

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其水導源東流，……尋源浮溪，奇為

³⁰ 參看袁濟喜，《六朝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96-101。

³¹ 語出《文心雕龍·物色》。

³² 前語出《宋書·宗炳傳》。其〈畫山水序〉則作：「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許由孤竹之流，必有……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後語出東晉孫綽〈太尉庾亮碑〉。原文作：「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分見《全宋文》、《全晉文》，即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宏業書局，1975），頁2545、頁1814。

³³ 見殷翔、郭全芝《嵇康集注》（合肥：黃山書社，1986），卷6，頁231。

³⁴ 〈畫山水序〉出處同上。

³⁵ 參看王瑤，《中古文學風貌·玄言山水田園》，收於《中古文學史論》（臺北：長安出版社，1982），頁59-65。

深峭。盛弘之云：稠木旁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崖，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岩猿流聲於白雲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棲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³⁶

〈易水注〉曰：

易水又東與濡水合。……濡水又東南逕樊於期館西，……又東南流逕荊軻館北。……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³⁷

〈漸江水注〉曰：

漸江水……《山海經》謂之浙江也。……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穀水又東，定陽溪水注之。……其水分納眾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如凝雪，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³⁸

美妙的山水使人目不暇給、情不暇給，觸處皆可棲情暢志、宅心托意，簡單的說就是「山水之趣，尤深人情」。無怪方外高人流連不去了。〈清水注〉曰：

清水……上承渚陂散泉，積以成川，……瀑布乘岩，懸河注壑二十餘丈。……左右石壁層深，獸迹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岩西谷又是剝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為勝處也。³⁹

這裡則說山水竹柏可以益人心性，使人心遠神清，使人天性發揚。「仁智之性」用儒家語⁴⁰。其實山水頤性的想法接迹於玄思，歸宗於自然，本不必論仁論智的。〈濟水注〉曰：

濟水又東北，灤水入焉，……俗謂之娥姜水。……其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

³⁶ 《水經注疏》卷 32，頁 2697。

³⁷ 《水經注疏》卷 11，頁 1026。

³⁸ 《水經注疏》卷 40，頁 3293。

³⁹ 《水經注疏》卷 9，頁 798。

⁴⁰ 《論語·雍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仰，目對魚鳥，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⁴¹

這裡又說在水木明瑟之中目對魚鳥，天機一片，至性渾然，完全不覺物我有隔。「濠梁之性」用道家語⁴²。合德天地自然，已近玄家意境。除了「取暢幽情」⁴³、「以暢遠情」⁴⁴，酈道元甚至也觸及了玩賞山水可以悟道通玄的這一個方面，與當代哲思形成了呼應。〈湘水注〉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⁴⁵〈巨馬水注〉曰：「信為游神之勝處也。」⁴⁶〈易水注〉曰：「更為思玄之勝處也。」⁴⁷〈汝水注〉曰：「頤道者多歸之。」⁴⁸雖然他並未多作發揮，但如此論調大體而言已經跟上了時代，含有當代哲思的色彩，遠非漢魏詩人那種行遊可以「忘憂」、可以「快意」的簡略論述⁴⁹所可比擬。酈道元頗喜描寫清幽自然的山水，從前述諸例中已可得見一斑；方外高人修道習禪者，也常點綴於他的山水圖卷裡。這樣的美學品味，其實也與中古時期的自然思想主流極為脛合。換言之，他的審美觀也是富含時代色彩的⁵⁰。由此可知，酈道元描摹山水所以能夠深入人心、流傳後世，絕不只由於刻劃之工、修辭之美，還當得力於其有意無意中展露的自然哲學意蘊，以及審美趣味。而此二者，都是中古人文的偉大成就。酈道元的人文情懷，也就在他的「自然之愛」中曲曲透出。當代哲思、美感的汲引，是《水經注》引人注目的第二個特點。

⁴¹ 《水經注疏》卷 8，頁 744。

⁴² 《莊子·秋水》：「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我知之濠上也。」

⁴³ 《水經注疏》卷 22，〈潁水注〉，頁 1805。

⁴⁴ 《水經注疏》卷 28，〈沔水注〉，頁 2408。

⁴⁵ 《水經注疏》卷 38，頁 3140。

⁴⁶ 《水經注疏》卷 12，頁 1116。

⁴⁷ 《水經注疏》卷 11，頁 1031。

⁴⁸ 《水經注疏》卷 21，頁 1746。

⁴⁹ 參看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中國山水詩的產生〉，頁 109。

⁵⁰ 明人喜讀《水經注》，然其美學品味失於空靈，實與酈氏不同。譚元春云：「夫予之所得於酈注者，自空濛蕭瑟之外，真無一物。」此顯是明人吐屬，豈《水經注》之真相耶！文見譚氏〈刻水經批點敘〉，收譚家健、李知文，《水經注選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附錄三〉，頁 497。

三

《水經注》引人注目的特點的第三個特點，是酈道元對水利、水害的極度關懷，也可說是他對國計民生的極度關懷。他特別著力敘寫那些興起水利、整治水害的人物，寫他們修築溝渠堤堰的功業，寫那些工程的效益，甚至不避細碎，想把治水的實務經驗記載下來傳流後世。水利工程本是經濟的大業，酈道元這種濟世情懷更充分展現人道的光輝。

《漢書·溝洫志》：「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醜二渠以引河。」⁵¹黃河自古多水患，也有悠久的治河歷史。《水經注》中屢次記及黃河改道、決堤之事，以及列代防治之事。如〈瓠子河注〉載：

暨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南決，漂害民居。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于是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于是卒塞瓠子口，築宮於其上，名曰宣房宮。……平帝以後，未及修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永平十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遏沖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⁵²

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南決，亦是決於瓠子，此外另有決於濮陽者：「元光中，河決濮陽，汜郡十六。發卒十萬人塞決河。」亦見〈河水注〉⁵³。河決瓠子，則是武帝前期反覆出現的夢魘，直到元封二年才決然塞之。但是塞瓠子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並在成帝時造成甚大的禍害：「成帝之世，河決館陶及東郡金堤，上使河堤謁者王延世塞之，三十六日堤成。詔以建始五年爲河平元年。」亦見〈河水注〉⁵⁴。迄東漢時，河、汴決壞已久，於是乃有明帝永平十二年的徹底修治。王景治河的事蹟，以迄順帝、靈帝時的增造，詳見〈河水注〉另文：

⁵¹ 原文較繁，此文見引於酈《注》，已簡化不少。見《水經注疏》卷5，〈河水注〉，頁422。

⁵² 《水經注疏》卷24，頁2029。

⁵³ 《水經注疏》卷5，頁458。

⁵⁴ 《水經注疏》卷5，頁440。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汜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後作堤，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築堤防修塌，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沖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門，更相回注，無復滲漏之患。……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渠。咸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⁵⁵

順帝陽嘉三年中作堰之事，酈道元另在〈濟水注〉中以滎口石門的一塊殘碑的碑文加以補足：「往大河沖塞，侵囓金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為塌，壞隕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為障。功業既就，徭役用息。」⁵⁶參與營造的則有河堤謁者王誨、司馬登等人。靈帝建寧四年中築石門事，當時亦有石銘為記，可惜酈氏得見時主吏姓名已磨滅不可識⁵⁷。即從上述這些記載看來，酈道元對黃河水害問題的關注躍然紙上，早已超出了一位地理學家「脈其支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⁵⁸的工作範圍了。除了改道決堤，黃河也像其他河流一樣，還有險灘急流之害；酈氏也不忘加以記敘，也同樣記出列代防治功臣的功蹟；〈河水注〉：

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勢連襄陸，……激石雲洄，濃波怒溢，合有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鑄廣之。上乃令焉鑄之。……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以平河阻。晉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監運太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眾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工，水流湍濟，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眾峽諸灘」之言。⁵⁹

這樣的寫作態度，那裏只是在記地理，根本就是在寫水利發展史，筆底洋溢著政治家的救世熱忱。中國傳統政治理念本以關懷民生利病為尚，故《尚書·大禹謨》已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木、金、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

⁵⁵ 《水經注疏》卷5，頁403。

⁵⁶ 《水經注疏》卷7，頁654。

⁵⁷ 同上註，頁650。

⁵⁸ 見《水經注·原序》，《水經注疏》頁1。

⁵⁹ 《水經注疏》卷4，頁359。

和。」⁶⁰酈道元可謂徹底發揮了這種精神。

列代治水，常以碑銘石刻記錄其事，以垂永久。酈道元特別關注治水經驗，連帶也特別重視這些石刻史料，常把這些第一手的石刻史料連篇累牘轉錄下來，既誌前人之功，也備後來之用；如〈鮑丘水注〉記河北車箱渠：

鮑丘水入潞，……高粱水注之，水首受潔水於戾陵堰。……水自堰枝分，……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詞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潔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丁鴻督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導高粱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至景元三年，……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出給郡縣。……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灌田萬有餘頃。……遏立積三十六載，至（晉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樊弘）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修主遏，治水門，……凡用功四萬有餘焉。……刊石立表，以紀勳烈，並記遏制度，永為後式焉。

61

又如〈穀水注〉記河南千金竭：

穀水又東流逕乾祭門北，……東至千金竭。……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竭。積石為竭，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竭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竭。……石人東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逆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竭。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嚙，每澇即壞。……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竭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竭。京師水碓皆涸。永嘉初，汝陰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修之以利漕運，公私賴之。……朝廷太和中修復故竭。按千金竭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

⁶⁰ 此所謂「六府三事」。語出《偽古文尚書·大禹謨》。又見於《左傳》文公八年。

⁶¹ 《水經注疏》卷 14，頁 1223。

開渠北出，使首狐丘。……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⁶²

這些水利工程，都能調節水量善加運用，而有給水、灌溉或漕運的功能；車箱渠「凡所潤含，四五百里，灌田萬有餘頃」；千金竭供水京師，又且「以利漕運，公私賴之」；其經濟效益都相當可觀。無怪列代持續修造不輟，千金竭甚至到北魏太和二十年還在重修。而當初刻石勒文所以如此其詳，其實具有傳承經驗的善意，也可在文末的「記遏制度，永爲後式」、「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的字句中分明見得。酈道元羅縷記下這許多資料，豈不也是懷抱著追念先賢、傳承經驗、嘉惠民人的極大善意嗎？近世學者多知寶重《水經注》保存的石刻史料⁶³，不知酈氏一片爲國爲民的深心才是更可寶貴的。《水經注》記載的水利工程極多，尤著者如戰國時西門豹、史起引漳水以溉鄴⁶⁴；秦昭王時李冰作都安大堰于江上以溉蜀地⁶⁵；又鄭國爲秦作鄭渠，引涇水入洛水以溉⁶⁶；漢元帝時邵信臣作六門竭于湍水上以溉新野等三縣⁶⁷；漢獻帝時曹操作枋頭、開白溝，遏淇水以通漕運⁶⁸；限於篇幅，暫不多及。清趙一清《水經注釋·自序》曾言：

是書又在人之能讀與否耳。善讀者追惟古帝「洺水警余」之心，用致地平天成之業。而況農田水利之興，慶流於宗社，澤被於生民。⁶⁹

地平天成，民生樂利，乃是酈道元的最高嚮往；趙氏始可謂能讀其書者，能知其人者。清薛福成爲全祖望《七校水經注》作序，亦稱其書「有關於水利，有裨於農政，實經濟家理天下之書也。」⁷⁰

⁶² 《水經注疏》卷 16，頁 1380。

⁶³ 宋洪适《隸釋》卷 20 已專卷收錄《水經注》石刻史料。陳橋驛亦曾作〈水經注金石錄〉，收其中金石資料凡 357 種。見陳橋驛，《水經注研究二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 540。

⁶⁴ 《水經注疏》卷 10，〈濁漳水注〉，頁 933。

⁶⁵ 《水經注疏》卷 33，〈江水注〉，頁 2743。

⁶⁶ 《水經注疏》卷 16，〈沮水注〉，頁 1455。

⁶⁷ 《水經注疏》卷 29，〈湍水注〉，頁 2466。

⁶⁸ 《水經注疏》卷 9，〈淇水注〉，頁 857。

⁶⁹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同註 3，冊 575，頁 5。

⁷⁰ 見《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貳輯，冊 24，頁 4。

《水經注》談的是自然界的水，主要關懷的卻是水的經濟利用，已詳上文。志在經世濟民，自是高尚的情操，也是人道的高度展現。在此猶可進一步探討者，是酈道元對待自然的態度，對待水的態度。既注《水經》，酈氏對水的推崇可謂毫不保留；《水經注·原序》言：

天下之多者，水也，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⁷¹

全書開端處又言：

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腴液也。⁷²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財也。⁷³

天地間洋洋多水以利萬物，當然大可感佩，故〈河水注〉盛稱之，曰：

水德神明，古今一也。⁷⁴

〈巨馬水注〉進而發明之，曰：

水德含和，變通在我。⁷⁵

水德無所不通，無所不利，可謂既神且明；而水德涵蓄和氣，無私奉獻，更堪景仰。天下不能無水害，水或沖激或暴溢，破害舟船，漂沒田廬；然而在酈氏看來，「是豈水之性也哉？」善乘水德，善開水利，應是人類的責任。所以他說「變通在我」，另文又說「智通在我」。⁷⁶無論導水、疏水、堰水，固須人類的智慧；但其中應有一不變的原則，就是符合水理，因順水脈，簡言之就是不能違背自然。對此酈道元的理念非常正確，也非常深刻。〈江水注〉中，他曾記秦時李冰在四川廣都「視察水脈，穿縣塩井」⁷⁷，所開陂池塩井都能發揮效益，民以富饒；〈濟水注〉中，他

⁷¹ 同註 58。此文引自《玄中記》，蓋深得道元之心者。下二條同。

⁷² 此引《春秋元命苞》，見《水經注疏》卷 1，〈河水注〉，頁 6。

⁷³ 此引《管子》，按即〈水地篇〉文。亦見〈河水注〉，同上註。

⁷⁴ 《水經注疏》卷 2，頁 97。

⁷⁵ 《水經注疏》卷 12，頁 1116。

⁷⁶ 《水經注疏》卷 3，〈河水注〉，頁 212。

⁷⁷ 《水經注疏》卷 33，頁 2775。

又記漢時于岑在河南造堤，「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脈徑斷，故瀆難尋」⁷⁸，遂使越黃河而南出的濟水故瀆漸次湮絕。又東漢初汝南太守議修慎陂，「知許偉君曉知水脈，召與議之」⁷⁹，終於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大得其利；見〈淮水注〉。所謂水脈，可不重哉？

其實水脈就是水流自然之道，水理就是水流自然之勢，並不神祕，但須細心體察。晉時重修洛陽千金塢，主其事者已經提出這樣的理念；見〈穀水注〉所引石人東脇下文：

大水逆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塌。五龍泄水，南注瀉下。……故為今遏，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瀉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踰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⁸⁰

凡作堰塌於水上，皆當「不與水勢激爭」，須讓大水得以宣洩，始是「得瀉泄至理」。真有治水經驗者應當都能首肯此說。漢末張導治漳水泛濫，也早已把握這樣的理念；見〈濁漳水注〉所引漳河神壇碑：

河內修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為鉅鹿太守。漳津泛濫，土不稼穡；導披案地圖，與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裡，修防排通，以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⁸¹

「原其逆順，揆其表裡，修防排通，以正水路」，就是這簡單幾句話保證了張導的成功。酈道元屢次記下這些昔賢經驗談，其深有用心是不言而喻的。〈漸江水注〉中，他亦引述傳說，言夏禹得奇書，故治水能夠「得百川之理」⁸²，終以成大功。也就因為這樣的理念，酈道元不免對梁武帝天監中試圖堰淮水灌壽陽的失敗經驗發出沈重的感喟；〈淮水注〉：

⁷⁸ 《水經注疏》卷 7，頁 672。

⁷⁹ 《水經注疏》卷 30，頁 2508。

⁸⁰ 同註 62。

⁸¹ 《水經注疏》卷 10，頁 962。

⁸² 《水經注疏》卷 40，頁 3310。

淮水又東逕浮山，山北對嶠石山。梁氏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壞矣。⁸³

水勢不容作堰，安可勉強從事？違背自然，必遭自然反撲。據《梁書》、《南史》記載，梁武帝為完成此堰，「用鐵數千萬斤」，「士卒死者十七八」，「殺數萬人」⁸⁴；則不只是不符水理，更大傷天地之和氣，無怪酈氏要用「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這等激越的字句來加以嚴斥了。同理，東漢明帝、章帝時，「將憑汾水以漕太原」，但都慮至羊腸倉一段凡有三百八十九隘，非人力可濟，遂致「苦役連年」，「死者無算」；於是謁者鄧訓奏明章帝，停罷其事，全活民人無數；酈氏即大加讚揚，甚至承認和熹鄧后之立是鄧訓積善之報⁸⁵。

治水不應違背自然，實在是極深刻的人文智慧，值得所有討論自然的經濟利用者深思，包括今日的科學家們。酈道元極重水利，主張「變通在我」，而並不以「人定勝天」為極則，其思想的通遠使人肅然起敬！

四

《水經注》引人注目的第四個特點，是酈道元記載水邊傳奇故事時展現的道德取向與教化意味。山隈水涯本多傳說，《水經注》也記載不少，然而在當代志怪述異大盛、佛道思想風行的時代背景下，酈氏取材落筆卻有不同於時人之處。誠如大陸學者譚家健先生所言，「他的《水經注》竟完全沒有輪迴轉世、因果報應、佛法無邊之類的宗教宣傳，也很少斬妖捉怪、降神鬧鬼一類荒誕無稽的迷信故事。」⁸⁶不談佛道神迹鬼話，那麼他所記何事？

他頗喜傳述古代聖賢的神蹟：例如堯、舜修壇河洛，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玄

⁸³ 《水經注疏》卷 30，頁 2547。

⁸⁴ 詳見楊、熊《疏》文所引。同上註，頁 2548。

⁸⁵ 詳見《水經注疏》卷 6，〈汾水注〉，頁 526。

⁸⁶ 見譚家健，〈酈道元思想初探〉，收《水經注選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 457。

龜負書而出；⁸⁷禹治洪水，觀於河，河精出授〈河圖〉而還於淵；⁸⁸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是為伊尹；⁸⁹孔子將卒，奉書告天，赤雀銜書，化為黃玉。⁹⁰其例甚多不勝舉。他好記歷朝帝王的瑞應咎徵：例如秦武王三年渭水赤，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以火沴水，敗亂之象；⁹¹漢高祖將興，其氣衝天，五彩相繆，似龍似雲，非人臣之氣；⁹²枝江周邊共九十九洲，相傳洲百可出王者，桓玄虛增一洲，尋見消毀；宋文帝未登極，江上忽有一洲自生，未幾龍飛江漢。⁹³南燕建平六年，女水暴竭，慕容德病亡；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⁹⁴凡此極多。此等其實是漢代天命德運觀的遺留，有深厚的舊學色彩，非同一般的神鬼故事。尤其令人矚目者，是他特別喜歡宣傳孝子、良臣的傳奇故事，並且顯然把神異歸為美德之報，其教孝、教忠的意態表露無遺。〈鮑丘水注〉：

灑水……又西南逕無終山，……山有陽翁伯玉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歿，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玉生其田。……《陽氏譜·序》言：……愛仁博施，天祚玉田。⁹⁵

〈睢水注〉：

睢水又東逕臨淮郡之取慮縣故城北。昔汝南步游張，少失其母。及為縣令，遇母於此，乃使良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嫗，乃其母也。誠願宿憑，而冥感昭徵矣。⁹⁶

〈江水注〉：

洛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縣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詩至孝，

⁸⁷ 《水經注疏》卷 15，〈洛水注〉，頁 1330。

⁸⁸ 《水經注疏》卷 5，〈河水注〉，頁 389。

⁸⁹ 《水經注疏》卷 15，〈伊水注〉，頁 1342。

⁹⁰ 《水經注疏》卷 25，〈泗水注〉，頁 2101。

⁹¹ 《水經注疏》卷 19，〈渭水注〉，頁 1554。

⁹² 《水經注疏》卷 19，〈渭水注〉，頁 1635。

⁹³ 《水經注疏》卷 34，〈江水注〉，頁 2855。

⁹⁴ 《水經注疏》卷 26，〈淄水注〉，頁 2242。

⁹⁵ 《水經注疏》卷 14，頁 1234。

⁹⁶ 《水經注疏》卷 24，頁 2025。

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常以雞鳴溯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婦恐姑知，稱託遊學，冬夏衣服，實投江流。于是至孝上通，涌泉出其舍側。……又涌泉之中，旦旦常出鯉魚一雙以膳焉。可謂孝悌發於方寸，徽美著於無窮者也。⁹⁷

〈若水注〉：

若水……至樊道入江。……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給江簷水，天為出平石至江簷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⁹⁸

所謂「至孝上通」、「冥感昭徵」、「休應自天」、「天祚玉田」等等，並不只是以感應為神異，分明都有旌揚孝道的居心。天祚冥感云云，皆以上天報德為說，正是舊學宗風下所宜有者。酈氏曾兩次記載孝子感虎的故事⁹⁹；只舉一例；〈漸江水注〉：

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御，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於英獸矣。¹⁰⁰

他又曾兩次記載孝女尋父的故事¹⁰¹；亦舉一例；〈江水注〉：

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¹⁰²

諸如此類的孝子傳奇迭見《注》中，不嫌其多，那裡只是偶然？其教孝的用心可謂昭然若揭。香港酈學家鄭德坤先生早已窺破了酈氏的用心，故曰：

⁹⁷ 《水經注疏》卷 33，頁 2781。

⁹⁸ 《水經注疏》卷 36，頁 2961。

⁹⁹ 其一，為秦氏孝子事，見《水經注疏》卷 28，〈沔水注〉，頁 2381。其二，見下文。

¹⁰⁰ 《水經注疏》卷 40，頁 3336。

¹⁰¹ 其一，為曹娥尋父事，見《水經注疏》卷 40，〈漸江水注〉，頁 3335。其二，為先絡尋父事，見下文。

¹⁰² 《水經注疏》卷 33，頁 2789。

聖賢之道以孝治天下，對於孝子特別推崇；酈氏之筆亦帶竭力發揚之意。……
酈氏提倡孝道，宜為儒家之流歟！¹⁰³

酈氏當為儒家，《水經注》中仍有其他相應的表現可以驗證這點。由此一端又可想像，酈氏記載水邊傳奇故事絕不只是漫然鈔纂，而應有所寓託。對於這許多筆墨，吾人如果僅從普通故事和資料的角度加以理解，恐怕是不能得其深致的。

意存教化是酈道元深厚人道人文關懷的一個大端，已見前述。酈氏也好記良臣，除了治水利民的良臣，還有善治善化的良臣，如卓茂、魯恭、張堪、劉陶、劉寵、王子香等等。卓茂任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¹⁰⁴魯恭任中牟令，「政專德化，不任刑罰，吏民敬信，蝗不入境，……嘉禾生縣庭。」¹⁰⁵張堪任漁陽太守，開稻田教民種植，百姓殷富，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¹⁰⁶劉陶任慎陽縣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民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¹⁰⁷劉寵任會稽太守，有政績，將解任去治，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寵「各受一文」¹⁰⁸。王子喬任荊州刺史，有惠政，卒，「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逾境」，百姓刻石追號為「枝江白虎王君」¹⁰⁹。上引這些民歌，有如前文述及的石刻史料，都是極有價值的第一手非紙片史料，酈氏常加引述，可見其史學眼光之佳，更可見其對地方民情與人文績業的關注。

更為特別的是，酈道元對於鬼神變怪之事常抱持懷疑的態度¹¹⁰，卻顯然樂於記述那些為國為民的良臣奮力治水求水的傳奇故事，寧可暫時擱下其理性的立場，充分表現出他對良臣的嚮慕與歌頌。例如李冰與文翁在蜀地興水利、興教化，《水經注》中早已描述歷歷：李冰開成都兩江，作都安大堰，在西、南兩江沿水造七橋，

¹⁰³ 見鄭德坤，〈水經注故事略說〉，收《水經注故事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16。

¹⁰⁴ 《水經注疏》卷22，〈洧水注〉，頁1837。

¹⁰⁵ 《水經注疏》卷22，〈渠水注〉，頁1880。

¹⁰⁶ 《水經注疏》卷14，〈沽河注〉，頁1215。

¹⁰⁷ 《水經注疏》卷30，〈淮水注〉，頁2507。

¹⁰⁸ 《水經注疏》卷40，〈漸江水注〉，頁3313。

¹⁰⁹ 《水經注疏》卷34，〈江水注〉，頁2857。

¹¹⁰ 詳見下文。

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並導文井江與沫水通江水¹¹¹；文翁則在南城設學官，作石室，立講堂，又穿湔渎以溉繁田千七百頃¹¹²。然而一轉手間，酈氏竟然也曾三度寫下李冰、文翁大戰江神的奇談；〈江水注〉：

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有二江，雙流郡下。……《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鬥於江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鬥大巫，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¹¹³

又〈沫水注〉：

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鬪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鬥，遂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¹¹⁴

又〈江水注〉：

蜀有回復水，江神嘗溺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為害。¹¹⁵

其實李冰、文翁的績業那裡是大戰江神而能得來？酈氏曾經大費周章，詳細記述西門豹在鄴破除「河伯娶婦」迷信淫祀的故事，他那裏會相信這些江神、河神興波作害的民間傳說？〈濁漳水注〉：

漳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為河伯取婦，祭於此陌。……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祝當為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豹呼婦視之，以為非妙，令巫嫗入報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

¹¹¹ 詳見《水經注疏》卷33，〈江水注〉，頁2743-2756。沫水事別見下文。

¹¹² 同上註，頁2753-2758。

¹¹³ 《水經注疏》卷33，頁2748。

¹¹⁴ 《水經注疏》卷36，頁2965。

¹¹⁵ 同註113，頁2754。

入白，並投於河。……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為河伯取婦。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¹¹⁶

「俗巫」「淫祀」，「賦斂百姓」，不過利用民間害怕河神為禍的心理而已。西門豹強行破除，再來治水，正如李冰、文翁一樣，憑的是治水的真工夫。然而酈氏仍然滿懷敬意地寫下李冰、文翁大戰江神的傳奇。此無它，為了表彰奮力治水求水的良臣，他寧可暫且破例把種種相關的故事傳說一體錄入，以反覆強調他們的努力與貢獻。不可否認，《水經注》中這些極富傳奇意味的故事，有時甚至比那些正經的敘述更能撼動人心，使人對治水英雄更加仰佩。類似的例子如王尊；〈河水注〉：

粵在漢世，河決金堤。涿郡王尊自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決壞；尊躬率民吏，沈投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堤。廬居其上。民吏皆走，尊立不動。而水波齊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¹¹⁷

黃河決堤，那裏是祈禱河伯、請身填堤可以為功？但無論如何，河水確實不再漲溢，王尊這種奮不顧身的忠勇的良臣也的確值得表彰。又如索勸，仍見〈河水注〉：

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通為注濱河。……索勸……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堤。勸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躬親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噪歡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回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¹¹⁸

阻斷河水之初，大水難免激溢；流衍數日，或可平復。索勸未必知此，就直接以為漢立威的精誠之心與水大戰三日，終致善果。值得表彰的豈只是減水屯田成功，還有索勸這種忠勇的精神。酈道元屢屢記載這些良臣傳奇，就如他記載許多孝子傳奇一樣，當然應該有他教忠、教孝的用心。他甚至還寫下若干地方官員捨身斬蛟或祈

¹¹⁶ 《水經注疏》卷 10，頁 942。

¹¹⁷ 《水經注疏》卷 5，頁 459。

¹¹⁸ 《水經注疏》卷 2，頁 97。

雨的傳奇故事¹¹⁹；僅各舉一例；〈沔水注〉：

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¹²⁰

又〈汝水注〉：

城南里餘有神廟，世謂之張明府祠。……臨武張熹字季智，為平輿令。時天大旱，熹躬禱雩，未獲嘉應；乃積薪自焚。主簿侯崇、小吏張化從熹焚焉。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此熹自焚處也。¹²¹

這些故事就和孝子故事一樣，當然不是為宣揚神驗，而是為勉勵臣節。他對孝子、良臣的嚮慕歌頌在《水經注》中再三出現，確是吾人研究酈氏思想時不應忽視的一個重點。《水經注》的道德精神，也就在此等筆墨中充分透露。

五

至此尚有一義可以稍作補充。酈道元雖好記孝子、良臣傳奇，其實他對鬼神變怪之事是不無懷疑的。他的一些論調，看得出理性色彩，而無神祕主義的影子。這與提倡自然主義的王充略有相通之處，但似乎比王充的「唯物」觀點要來得融通¹²²。他喜歡從「情」、「理」出發來討論事物之所以然，不願輕信世俗傳說，但亦不願輕加非難否定。譬如〈溱水注〉載：

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為觀岐。……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迄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岐前，石間懸

¹¹⁹ 斬蛟如澹臺子羽、荆欏飛、鄧遐，分見〈河水注〉卷 5、〈江水注〉卷 35、〈沔水注〉卷 28。祈雨如戴封、張熹、祝良，分見〈潁水注〉卷 22、〈汝水注〉卷 21、〈洛水注〉卷 15。

¹²⁰ 《水經注疏》卷 28，頁 2373。

¹²¹ 《水經注疏》卷 21，頁 1786。

¹²² 王充倡自然，對於「虛妄」之事經常提出偏於唯物觀點之解釋，雖有合理之處，時或失於臆斷。可參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518-535。

藤，即其處也。但叩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並延入水府，衣不沾濡。¹²³

對此，酈道元看法保留，然而留有餘地：

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游，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為類矣。

雖說「不近情」，但古有類似傳說，也不能謂必然絕無。又如〈涇水注〉載：

涇水又東南流，嶠水注之。水出都嶠之溪，溪水下流歷峽，……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為石。¹²⁴

對此，酈氏以為絕難聞信，不可思議：

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啟生石中，摯瓜空桑，抑斯類矣。物之變化，寧以理求乎？

雖說「難以理求」，而自古仍有類似說法，仍不敢說絕不可能。甚至於民間盛稱、《淮南子》明載的「貉渡汶則死」的傳說，酈氏以為完全不合情理者，他也只說：

天地之性，倚伏難尋，固不可以情理窮也。¹²⁵

天地造化，萬物變化，或許有超乎人情事理之上，人所不能知的原委存在。也可以說，在酈道元的理性思維內裏，仍保留了一分對天地鬼神的尊重。這使得他的思想既有開明的一面，也有矜慎的一面。他對老子仙去的傳說頗表懷疑，遂在老子陵一段中大發議論；見〈渭水注〉：

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云：「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是非不死之言。人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推之，

¹²³ 《水經注疏》卷 38，頁 3188。

¹²⁴ 《水經注疏》卷 39，頁 3197。

¹²⁵ 《水經注疏》卷 24，〈汶水注〉，頁 2071。

或復如傳。¹²⁶

同理，他對溫泉水側僵人穴中的不壞僵尸也發出感嘆，認為「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遷之道」，僵尸不過腐朽得慢些罷了；見〈洛水注〉¹²⁷。費長房從王壺公求仙，無會而返，他也嘆其「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見〈汝水注〉¹²⁸。不過，有些問題並不像「物無不化」那樣簡單。譬如〈漸江水注〉記江口湧潮的現象，越人以爲：「潮水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酈氏對此無法提出科學的解釋，但也不願採信越人的怪談，只能說：「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¹²⁹然而〈沔水注〉記周昭王渡沔而死的傳說，酈氏僅從水流方向和相關地理位置就判斷傳說非真，因爲「王尸豈逆流乎？……似是而非矣。」¹³⁰無論如何，對於常情常理難以理解的傳奇故事，酈道元總是抱持一分疑中有畏、敬而遠之的態度；〈渭水注〉：

渭水又東北與鄠水合。……《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柏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容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鄠池君。子之咸陽過鄠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有頃，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¹³¹

又同卷：

渭水……又東逕漢武帝茂陵南，故槐里之茂鄉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¹³²

¹²⁶ 《水經注疏》卷 19，頁 1550。

¹²⁷ 《水經注疏》卷 15，頁 1323。

¹²⁸ 《水經注疏》卷 21，頁 1785。

¹²⁹ 《水經注疏》卷 40，頁 3300。

¹³⁰ 《水經注疏》卷 28，頁 2416。

¹³¹ 《水經注疏》卷 19，頁 1564。

¹³² 同上註，頁 1619。

「神道茫昧」，非吾人可以妄測有無是非，最好存之不論，奉行可知的人道才是。這樣的意態，其實是人類面對不可知的「他界」時最合宜的立場。酈道元善談「情」、「理」，懷疑鬼神長生諸事，頗具理性色彩，也可以說是人文思想的另一種展現；然而他對天地鬼神仍留有一分尊重，甚至願意相信天佑有德¹³³，也相信鬼道通乎人道¹³⁴；這實在是更深透的人文精神。酈氏曾說：「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為鬼。」¹³⁵可見他不認為鬼物就是惡靈。即使偶而有些鬼物作祟的傳說，他也以為事出必有因，只要公平調處，必可平伏；例如〈渭水注〉云：

渭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王少林之為郿縣也，路逕此亭。亭長曰：「亭凶殺人。」少林曰：「仁勝凶邪，何鬼敢忤！」遂宿。夜中聞女子稱寃之聲。少林曰：「可前來理。」……女子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為亭長所殺。」少林曰：「當為理寃寃，勿復害良善也。」……亭遂清安。¹³⁶

又〈江水注〉云：

洛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沛國陳寵為守，以亂世多死亡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葬之。哭聲遂絕。¹³⁷

然則他真正信奉的就是仁民愛物的人道。〈涑水注〉中，他曾引《春秋傳》狐突遇申生事，而曰：「故傳曰：鬼神所憑，有時而信矣。」¹³⁸〈流水注〉中，他又引莒國亡國事，而曰：「《尸子》曰：莒君好鬼巫而國亡。」¹³⁹鬼神之事雖不敢說必無，卻不應迷信而貽誤人道。這就是酈道元真正的意態。回到前面的問題：這還算不算人文精神？當然算。酈氏面對天地鬼神問題所展現的理性、人道立場，比所謂「不信鬼神」更具思想深度，這就是《水經注》引人注目的第五個特點。

¹³³ 即上述天祚孝子、天助良臣等事。

¹³⁴ 詳見下文。

¹³⁵ 《水經注疏》卷 38，〈湘水注〉，頁 3131。

¹³⁶ 《水經注疏》卷 18，頁 1527。

¹³⁷ 《水經注疏》卷 33，頁 2781。

¹³⁸ 《水經注疏》卷 6，頁 580。

¹³⁹ 《水經注疏》卷 26，頁 2194。

若論酈氏對鬼神之事的理性態度是否勝於當時其他學人而足可稱爲一特點？謹略以同時知名的另一北魏史地學家楊銜之（493？-547？）爲例略加比較。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雖記伽藍，其實頗有反佛意態。故唐傅奕著《高識傳》，列反佛高識者二十五人，中亦有楊銜之，並云：「楊銜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眾庶也。」¹⁴⁰楊氏記佛寺營建，文中經常涉及許多市井傳奇及宗教傳奇，例如〈菩提寺〉條記崔涵死後十二年蘇活¹⁴¹、〈大統寺〉條記駱子淵爲洛水之神，化爲人形，爲戍卒三年¹⁴²、〈崇真寺〉條記比丘惠凝死後還活，具說地獄閻羅諸事¹⁴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可知神鬼怪異在楊氏觀念中殆視爲自然，既未生懷疑，也未以理性角度提出解釋或駁辨。這與酈道元少涉鬼神怪異，衡酌人情事理，壹以人道人文精神爲依歸的一貫態度是大不相同的。由南入北的大學者顏之推（531-591？），比酈道元時代稍晚，其《顏氏家訓》中有〈歸心〉一篇，亦記錄了多則因果報應的靈異故事以戒子孫¹⁴⁴；而此等內容，在酈《注》中略無所見。酈氏的意態，豈非大可注意？

結論

本文撰寫目的，在說明《水經注》並非只是資料豐富的地理注疏，也非充斥小品山水美文的文學名作；《水經注》呈現了北魏名臣酈道元對漢晉以還南北文學的接觸與接受，對中古時代特殊哲思、美感的吸收與汲引，對水利事業的重視，對國計民生的關懷，對忠臣孝子的鼓吹，對天地鬼神問題的理性思考；也可說《水經注》

¹⁴⁰ 見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六〈敘歷代王臣滯惑解〉引錄。可參拙作〈高識傳與中古排佛人物〉，收張蓓蓓，《中古學術論略》（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頁310。

¹⁴¹ 參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0）卷3，頁173。

¹⁴² 同上註，卷3，頁141。

¹⁴³ 同上註，卷2，頁79。

¹⁴⁴ 例如：「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羹，先行至客。一嚙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遂作羊鳴而死。」參看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明文書局，1982）卷5，頁368。

呈現了一位典型中古學人豐厚的人文修養與學思系統，足可為文獻不足的中古學術史補上重要的一塊拼圖。其中細意甚多，尙未能作周延的討論，僅先提出最鮮明的五項特點，謹供學界參考。

引用書目

-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唐·李林甫，《唐六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 清·全祖望，《水經注》，《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宏業書局，1975
-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公司，1998
- 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 鄭德坤，《水經注故事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 陳橋驛，《酈道元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 陳橋驛，《水經注研究二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臺北：長安出版社，1982
-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 袁濟喜，《六朝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0
-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明文書局，1982
- 張蓓蓓，《中古學術論略》，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 譚家健，〈酈道元思想初探〉，《水經注選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 陳靜儀，〈水經注引用辭賦之現象及其意義〉，《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2006），臺北：世新大學中文系